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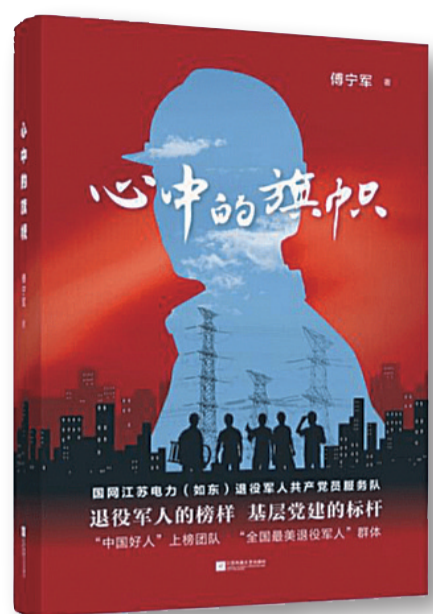
■ 聚焦

写出每一颗星星的闪光点

□ 贺绍俊

很高兴读到这么一本很志气的报告文学。我感觉到今天中国发展得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可喜,出现了很多值得赞扬的事物,在这方面报告文学担当起记录时代的使命,几乎每一桩大事都有报告文学记录——大的工程、先进人物,无一例外,均有报告文学呈现。这就带来一个现象,歌颂型的报告文学兴起,也带来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怎么写歌颂型的报告文学,我觉得这应该成为文学批评研究的重要话题,歌颂型的报告文学既要很好地表达主题,又要有感染力和深度,怎么达到二者的统一就很值得研究。我读过很多歌颂型的报告文学,一方面觉得作品所写的事迹很感人,另外也有一种感觉,同质性的写法越来越多,深度挖掘得不够,尤其在如何追求文学性方面更是值得探讨。

我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到傅宁军《心中的旗帜》,颇有感触。傅宁军可以说是报告文学战线的一名老兵,他之前的很多作品我也读过,他是很有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是很有想法的报告文学作家。这一部作品同样代表了他的水平。这一次他写的是一个县的电力系统共产党员服务队,这样的题材是不好写的,它没有轰动性的人和事,是写一个集体、一个群体,就像傅宁军在这本书中说到的:他在整理自己的采访笔记时就发现,他们每天做的就是好人好事。他们的好人好事都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的,所以我读这个作品就感到很亲切,书中所写的一些事情也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历过,比如突然家里停电,或者电路坏了,就要找物业,找电力公司,他们服务的好坏也许从大的层面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对于具体事件中的人来说却是最大的事情。像这样的题材如何去写才能写出精彩来呢?傅宁军抓住了这



一题材的特点:它既平常,又关乎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心情,它在旁人看来可能只是一点小亮光,但这点小亮光却把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心都照亮。傅宁军就把服务队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桩事情当作一颗颗小星星,他要写出每一颗星星的闪光点,所有星星的闪光点汇聚起来就是一个小太阳。所以在结构上他注意到不是重点写几个人,他几乎把这个服务队所有的成员都写到了,各种各样的情景都写到了。这就看出傅宁军的功力了。因为这样写尽管真实地反映了写作对象的核心价值,但从写法上说,这应是冒着一定风险的,它很可能就变成了罗列好人好事,没有高潮起伏,也许一开始你读几个会感动,但是继续读下去,就觉得都是这样的好人好事,很平常了,就会

产生阅读疲劳。但是傅宁军采取多种方式避免了这种问题,把作品写得很吸引人。我觉得有几点是特别值得说一说的。

第一是写了变化。他写了一群集体的好人好事,写了数年来这支队伍的变化,读起来就不一样了,由队长领衔来穿插着写,队长领衔又贯穿始终,不仅写出队长和队长之间的变化,而且从这个变化看出这个时代精神的发展和演变。从一开始只要有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就可以了,敢于牺牲、敢于付出,就是第一代的基调。到了后来,就不仅是拼心血、拼身体了,还要拼技术、拼效率。到了第三代则强调了科技的运用,比如顾海峰用大数据让服务能够更加准确到位,第四代的郭鹏则充分利用互联网给居民提供更多的便利。但是在变化中又有不变,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傅宁军写出了不变中的变化,写出变化最终是为了保证本质上的不变。这样扣住变化写就生动了。

第二是写了矛盾。傅宁军虽然立足于歌颂,但他并不回避矛盾。比如写到他们在服务中拼命地工作,旁边却可能还有人说风言风语,甚至不满,还要责怪,所以他们也受到了委屈。傅宁军既写外部的矛盾,也写内部的矛盾,在服务队里人们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为什么会有矛盾,怎样解决矛盾,傅宁军真实地写出来,不仅是为了让叙述有起伏,也为了更好地展现他们的精神。

第三是写了家庭,写出队员们家庭之间相互的理解以及家庭成员为此做出的牺牲。家庭的篇幅在作品中分量不小,而且在写法上也是值得肯定的。傅宁军在写家庭时不是一味地去赞扬牺牲小家,他注意写人情味。比方第一任队长跟他自己的夫人有矛盾,副队长陈炜专门陪他回家做工作,

在陈炜的沟通下,缪队长在他的夫人面前认错了。如果傅宁军认为劳模牺牲小家都是应该的,他还会去写缪队长认错吗?但他这样一写,就写出了家和万事兴。我感觉这可能也是写歌颂型报告文学非常需要重视的问题,英雄人物也应该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作家们不要将英雄人物写成一个无情之人。傅宁军在这方面把握得比较好,他虽然写出了这些人不得不牺牲小家,但是他们也有内疚和补偿,尽量能够照顾到小家。比如写刘跃平父亲重病住院了,他必须去加班,这时不得不做出牺牲。但刘跃平加班到那么晚,衣服也没有换,就赶到医院去看父亲,哪怕时间很短。这一段显然很重要。又如描写顾海峰和赵文君一家的情形,也写得很生动,尤其写顾海峰跟女儿那种相互理解的关系,还是很感人的。但这一段我稍微有一点遗憾,就是写到顾海峰一再对女儿许诺要带她去旅游,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希望他能够成行,哪怕就一次。为什么?因为这好像成了歌颂型报告文学的一个模式,英雄人物总是不能兑现对孩子的承诺,难道只有这样才能让英雄形象变得高大吗?假如写到他终于兑现了一次,哪怕只是小小的兑现,甚至是不圆满的兑现,我觉得都会让这个英雄形象在我的心中更加高大。我读到他的遗憾只是想说明一点,怎么样在报告文学写作中能够突破一些套路,能够找到更好的表现英雄人物的方式,也许从采访和理解英雄人物的过程中就应该有所调整。当我们认识到英雄人物应该是有情有义的,是热爱家人的,我们在写作中要把这一点写出来,我们在采访中也会努力把这样的事实挖掘出来。我希望通过报告文学作家们的努力,让英雄人物有情有义的风采充分展现出来。

远去的村庄

——读桦之的《隅》 □ 尹小华

《隅》是一部长篇悬疑小说。作家桦之记录了一个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故事,透过斑驳复杂的人生世相一角,揭示了人性这个沉重的话题,作品关乎人生和命运,关乎爱情和尊严,关乎理性和世俗,表现了对女性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对“空心村”的无比关注,为读者展现出一幅山区农村的风俗画,让人们看到了因为时代变迁而形成的山村现状。

在笔者自然流畅的字里行间,读者会感受到江南山村的特有风貌和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会看到林木葱郁,溪流潺潺,野果垂挂。在外乡人眼里,这里恍若到了世外桃源。作品还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吸引了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有的村甚至倾巢出动,只留下妇女儿童和老人,故事就是在这种闭塞的环境中开启的。主人公“阿玉娟”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农活、抚养孩子及家务的重担都压在了她的肩上,由于夫妻聚少离多,感情日渐淡薄。在山村,流言蜚语比传染病传播得还快。“阿玉娟”与阿标接触不久,村里对他俩的传言便四溢开来。一天清晨,她淹没了“姐妹们”的唾弃之中。“阿玉娟”因“换亲”嫁到了小山村,为了瘸腿的娘家哥娶上媳妇,她心里纵使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成为陈规陋习的牺牲品。当一个女人沉溺于非常理的爱情中被世俗审判的时候,究竟该如何自处、如何自保、如何自律?在狭隘无知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丰盈自己、突破自己、救赎自己?小说在黑色幽默中,令人产生严肃的思索和对社会形态的探索。

作者构思巧妙,虽是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学”,却采用较为精心的文学笔法,运用希区柯克式深刻纠缠的悬疑思维,以“案”叙事,起到了平地起惊雷的效果。桦之将故事走向、人生经历、性格特征及家庭命运遭际贯穿起来,环环相扣,抽丝剥茧,娓娓道来。随着故事情节的层层铺开,逻辑推理的自然递进,人物性格逐渐显露,故事脉络也越来越清晰。《隅》旨在将几十年前的人物与故事,置于当下的时空,还原其应有的温度与锐度,使读者仿佛正与小说中的人物同行,共同重温 and 体验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吸引力和亲近感。

对不少读者而言,桦之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当我们欣赏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她的《隅》时,另有长篇小说《轨》《桥》及游记《绝美马代》《百里画廊》《黄山归来不看山》等作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这些作品都贴近实际,连接“地气”,根植沃土,在深入剖析现实矛盾和问题的同时,又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人们战胜困难的艰辛经历和展示出来的精神风貌。

桦之的小说特别具有趣味性,包含着一种静水流深的力量,那是来自正视现实又坚忍不拔的勇气与韧性。《隅》随着主人公“阿玉娟”的多样人生,将她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渐次展开,让人不忍错过每一个情节,并一口气读完。最后,读者欣喜地看到,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的落后面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换来的是文明礼让和欣欣向荣的农村新图景。

大街小巷规范有序,整齐划一,街上一律是10米高的钢管路灯杆,远远望去,笔直得像一列兵队。临街的墙壁上展示着图文并茂的宣传画,家家门口两侧都挂着红灯笼……让人们感受到了向上、向善的力量,看到了广阔的土地袒露着坚实的胸膛,那是接纳的姿势,那是光明的前景和美好的未来。

■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 李林霖

《故事照亮旅程》(加)孔书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10月出版



“故事照亮旅程”是个文艺范儿十足的书名,若要给它找个诠释性的副名,可能最合适的莫过于书末跋的标题:一个世界主义者的阅读手记。这里所谓“世界主义”,依作者所述,是从她多边境的人生旅行经验中生发、累积起来的一种认知习惯:既能切实感受不同国家、不同区域文化生活的特异性,又能理解和接纳这些特异性之间的显著差别。而被作者谦称为

“读书观礼札记”的书中文,恰似照着这种认知习惯的取向,在阅读阅世的天地里步步前行的一串足迹。

全书共收文21篇,分为“旅途中的朋友”“旅途中的故事”“旅途中的风景”三辑。前两辑中的十来篇,实际上都在品文、述学、论艺的同时,又对作品内外的人物,特别是这些文学、学术或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们,做了眼光和取材都很独到的介绍和评析。只是相对而言,第一辑中的各文聚焦于作者的内容更多,第二辑则比较着力于谈论作品本身。

透过这些篇章,作者让我们更清晰更全面地了解了以下事实: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当初是带着学生时代积蓄起来的一份文学才情,靠自己的坚持,更靠来自编辑出版和文学评论界的几位伯乐鼓励,才经受了家庭主妇生活的长期消磨,走上日益坚定并且斩获巨大成功的短篇小说创作之路。仅在战时的重庆以外交人员的身份居住过短短三年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离开中国后却持续17年,接连写出16本“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并且在古琴的演奏、收藏和琴谱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性文化图书的整理研究方面,都有独特蹊径的成就,甚至晚年还用文言文写了一部考证中国文化史上有关长臂猿记载的论著。驰名世界的寓言小说《炼金术士》之所以能够对许多读者产生强大的精神治愈作用,与它原本就是作者保罗·科埃略在巴西社会急剧转型年代遭遇精神危机和寻求解脱之道的曲折记录有密切关系。用悲愤硬汉侦探“卢·阿彻”的系列故事突破了美国推理小说冷硬派传统的罗斯·麦克唐纳和玛格丽特·米勒夫妇,其创作上的耀眼成就和家庭生活的一连串不幸,仿佛是在印证“文学有时就是恶之花”——“吸吮了生活的腐烂之尸后开出的绚丽花朵”。

此外,书中对于写过《猴子与龙》《最不正经的女人》等纪实文学与历史小说的澳大利亚女作家琳达,对于用小说和影像多媒体艺术的方式追踪消费主义和信息革命潮流的时代推移、深描“X一代”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困境的加拿大作家道格拉斯·库普兰德,对于致力大型历史画创作的澳籍华人艺术家沈嘉蔚,还有关于智利流亡作家阿连德,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导演美籍华人李安和小说原作者法裔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以及越南电影《恋恋三季》《青木瓜香》《三轮车夫》等各国各地多领域、多样式作品的描述、阐释或当面采访,也都通透充实,足可扩展国内一般读者的域外文艺见识。

《一花一世界》,朱良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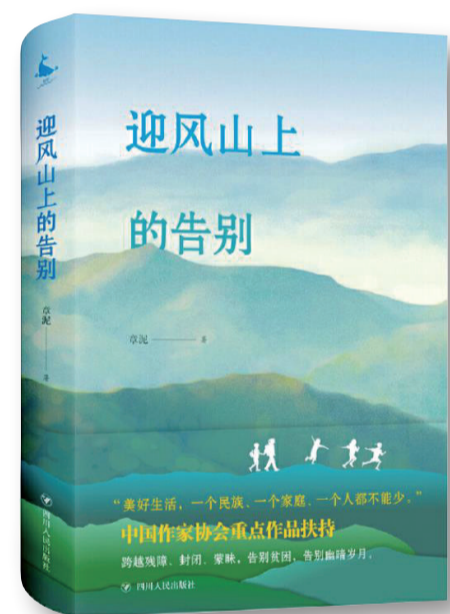


2013年,《南画十六观》的问世,曾被视为艺术大图书出版的年度亮点。大概就是从那年开始,“南画”逸出了美术专业圈,成为读书界的现象级话题,乐于认真欣赏和深入理解中国画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审美传统的艺术爱好者,似乎随之也明显多了起来。时隔七年,同一作者同一出版社又推出《一花一世界》这本新书,对在《南画十六观》中已经展开的关于中国画的精神文化

内涵和思想智慧底层的讨论,又进行了更加深广、更加系统的延伸和丰富。

全书50万字,分上下两篇。上篇8章,着眼于中国画审美范畴层面的探索,依次题为“无量的世界”“懒写名日照”“大成若缺”“作为‘非历史’的艺术”“让世界照亮”“由青山白云去说”“德将为汝美”“无上清凉界”,从中国画宏观的认识基础到局部和细节的方法技巧理念,层层递进,逐一梳理。在“以物为量”“以物为怀”的艺术世界本体意识的支撑和推动下,围绕尊卑差等的秩序观,一边刻意凸显、一边又彻底消解,形成张力激荡、起落往复的“有名”与“无名”交织错落的艺术实践风貌。为了从空间和思维维度上更有力地表达心灵体验的“大全”,却采取反其道而行的手法,破除充足圆满和严整关联,淡化历史变迁和人物踪迹。在不脱离现实、不依傍知识的体验中,把握当下的“实境”“真境”。在剔除情感和情绪缠绕的前提下,让世界重返自在言说和自性为美的本相,就画家和画作来看,则呈现一派“冰冷”“无情”的风致。合观之下,以上这一脉络,与在传统中向来位居主流地位的“暖色调”的载道艺术截然相反,但唐宋以降,这条以齐物、祛蔽、存真为宗旨的艺术观念及其艺术实践道路,事实上也一直在缘情主旨、心物感应的艺术主流的旁侧迂延发展,不容回避,也不应无视。

下篇8章,接续了《南画十六观》的架构,转入一人一题的专论,按所论人物所处时代先后,由古及今,依次对陶渊明的“存在”之思、王维的“声色”世界、白居易的“池上”之知、苏轼的“无还”之道、虞集的“实境”、倪瓒绘画的“绝对空间”、石涛的“兼字”说、黄宾虹的“浑厚华滋”说,做了征诸文献细节和具体画作的归纳、辨析和阐发。和《南画十六观》一样,论学析理严谨有度,行文用语却明快通脱,并不十分艰涩,完全不妨碍艺术史专业以外的一般读者赏读领悟。



以艺术洞察力书写精准扶贫

——评章泥《迎风山上的告别》

□ 范玉刚

精准扶贫事关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承诺,它全面体现了共产党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充分践行人民性宗旨的彰显。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如何书写这一关乎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紧紧抓住时代中张扬人民性的文艺价值诉求,如何把这一宏大叙事和时代主题词与文艺的细节真实相融合,如何做文艺的现实书写,写出人民在奔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途中的精神追求、心理感受及其新时代性特征,写出现实题材作品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之优秀作品,是对作家应有的文学写作能力、艺术洞察力,以及彰显当代性的艺术表现能力的考验。章泥的《迎风山上的告别》无疑提供了这方面的范例,其对时代主题的艺术书写是成功的,其作品是有个性和时代体温的,是以艺术的力量打动和感动人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

作家章泥既有丰厚的生活积累,也有着极好的艺术感知和表达能力。作品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扶贫故事,讲述了迎风山下小村集体脱贫、通过扶志与扶智阻断贫穷代际传递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我”陈又木出生在一个精神困顿且极度贫穷的家庭,父亲缺了一只眼,仅靠做散工看场地挣得微薄的工钱,母亲又聋又哑还是一个智力低下的人,成天穿着脏脏的衣服,拉扯着弱智的弟弟。“我”到了10岁还不会说话,别人都以“我”是哑巴,其实只是没有任何人教“我”说话。在“我”10岁的这一年,翻过从未翻越过的迎风山,认识了村里经济条件比我好很多的瘸子。瘸子原来不是瘸子,他眉清目秀聪明伶俐,懂得看书写字,家里还有一台电视机。瘸子是小时候得病被误诊了之后,腿脚渐渐萎缩,到现在只见一双无比细小的小脚。瘸子同“我”认识之后,开始教“我”说话、数数,甚至教“我”读诗。也是在这一年,迎风山上迎来了一群外来人,他们有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珠子,有的背着包,有的用黑匣子东拍西拍,终于拍到了瘸子家。原来他们是省上安排下到农村进行精准扶贫的干部,其中有一个叫小武的驻村书记,年纪最小但做事最好。在村主任的帮助下,省上有一个姜局长对“我”家进行扶贫,他们送吃的、喝的给我们,还递上一个装着10张100元的信信封。“我”家是村里最穷的,这些外来的人对我们家帮助太大了,送钱,还让村里修路的施工队叫了父亲去守夜,还说要家家户户仔细调查,要做到全面精准扶贫。在迎风山下的村里,对瘸子一家也进行了帮扶,对于瘸子吃的江湖郎中的药,脱贫工作者及时告知了瘸子妈,得知自己和丈夫及女儿辛苦挣来治疗瘸子的药全是假药时,瘸子妈彻底崩溃,但后来在扶贫工作进行中她得到了具体的帮扶,

在现代技术与医生的帮助下,瘸子终于站起来了。通过不断的走访摸排,迎风山下的脱贫攻坚战终于取得了成绩,经历了“两不愁三保障”之后,全村整体性脱贫摘帽,彻底告别贫困。

这个故事是打动人心的,但优秀主要是靠作品的质量和艺术审美表达来说话,主要靠作品自身魅力来彰显。在对时代主题的把握上,作品传达出的新时代之新不是对政策的图解,而是靠人民实实在在奋斗出来的,是经由中华民族史诗般伟大实践创造出来的,只有用心感知时代才能做出最好的艺术呈现。作为主题创作,前有《十八洞村》《第一书记》等系列作品,今有《迎风山上的告别》的独特文字及其文学表现力的贡献。

这部作品不回避矛盾,写出了生活真实,在有限的时空内写出了人物(既有大憨、瘸子,也有新时代扶贫干部小武)的成长,写出了人性的善良、人性的温暖,总体叙述节奏把握得很好。什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什么是人民性的现实体现?都在章泥作品的字里行间以文学性的审美凝练表达出来了,这就是作者对精准扶贫的文学书写,它使我们深刻理解了新时代的价值诉求。

首先,作品通过一系列精准扶贫的细节化描写展示了时代性,以及在扶贫攻坚中的现实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一部以儿童视角触及时代问题的有爱的作品,特别是平等视角的交流焕发了爱的力量,市场经济冲击下的道德沦丧与诚信缺失,恰恰说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缺乏爱的能力。作品以文学的力量赋予了爱以实践,而不是空洞的说教,这见出了作者良好的艺术功力和思想境界,爱是社会文明的基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落实到精准扶贫中的“志”与“智”,是智障儿童在社会关怀下闪现的光芒,是全社会扶贫的目标指向,一个有爱的民族,一定会孕育出伟大的文明。精准扶贫不是简单地祛除贫穷,而是让他们在心理上、精神上“站起来”,有了文化上的追求和精神上的充实,才能真正摆脱贫穷。

其次,作品写出了生活的真实,塑造了艺术真实。文学贵在真诚,艺术家贵在用心,只有遵循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才能做到文学价值的以诚立心。描摹生活表象和图解政策,不是对生活的真正把握。文学塑造的生活真实,追求的是一种艺术真实,它一定有着精神之火的引导,有着理想之光的照耀。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就文学表达而言,生活的广泛性、日常性及其民间民俗都构成生活的质料,有目的有形式才有作品的完整性,才能生成文学之为文学的氤氲和审美追求。作品叙述节奏从容,智障儿童视角独特。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文学?是巨大反差中儿童丰富内心活动的生动捕捉,是瘸子和陈又木的成长,是惊喜惊奇交织成的文学性展示。能让人感动的作品一定是好作品,也一定会让人洒下同情温暖的泪水。这落泪为小说的主人公,也作为作者的情怀、才华和文情的隽永。

最后,这部小说表现了女作家章泥的文学个性和艺术追求。小说文本有着女性特有的细腻和艺术结构的用心、语言的干净,尽管方言土语夹杂其中,但在语言艺术的审美表达上并不粗鄙,反而在充满审美张力中彰显了文字本身的力量。